



会说汉语的澳大利亚总理

陆克文^传

Kevin Rudd—The Biography

[澳]罗伯特·麦克林 著 毕熙燕 译 福建教育出版社



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大衛亞瑟·陸克文

陸克文

David A. Gordon, Ph.D., F.R.S., F.R.Soc.Sci., F.RSoc.Econ.

倫敦政經學院教授、倫敦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倫敦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倫敦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



陆克文^传

Kevin Rudd—The Biography

【澳】罗伯特·麦克林 著 毕熙燕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克文传/[澳] 罗伯特·麦克林著; 毕熙燕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334-4904-9

I. 陆… II. ①罗…②毕… III. 陆克文, K. —传记
IV. K836. 1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694 号

书 名 陆克文传
著 者 [澳] 罗伯特·麦克林
译 者 [澳] 毕熙燕

装帧设计 林小平
策 划 林 琳
责任编辑 孙汉生 林 琳 林冠珍
责任校对 刘世新 梁 莉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33693 83726971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邮购热线 0591-87115075 87115076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 350012)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91 千

插 页 6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0

书 号 ISBN 978-7-5334-4904-9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陆克文

5岁的陆克文站在幽门狄农场的家门口。姐姐劳瑞说：“我们都觉得他看上去像温斯顿·丘吉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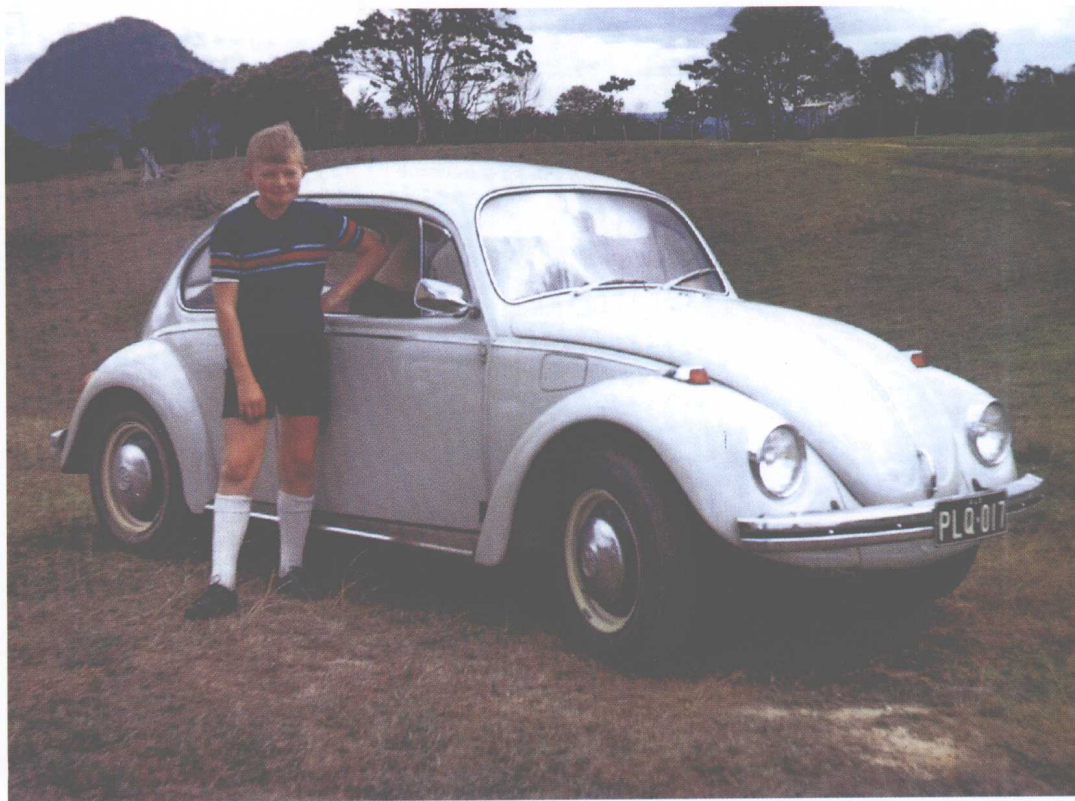
哥哥格里格（左）和陆克文在南宝俱乐部旅馆庆祝姐姐劳瑞的17岁生日。





陆克文的父亲波特·陆摄于1967年。15个月后他因车祸去世。

陆克文站在他家那辆德国大众车旁。他和妈妈及姐姐在父亲去世后的艰难时光里，因无家可归曾挤在车里过夜。





1981年，陆克文和特丽莎·瑞恩在陆克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毕业典礼日摄影留念。



2001年，陆克文的妈妈在80岁生日那天和陆克文、陆克文的女儿杰西卡、陆克文的儿子尼古拉斯合影。



陆克文在北京工作期间，与使馆工作人员家属在明十三陵打板球。



童年的陆克文



陆克文



2005年影子外交部长陆克文在维多利亚州米尔杜拉地区巡查时同当地农民在一起。



陆克文与工党同事在商谈。



陆克文（右）与工党同事在商谈。



2007年，陆克文与工党同事在商谈。



陆克文和他的工党会议代表合影。



工党会议代表合影。前排从右到左分别为史蒂芬·康劳伊、陆克文、朱丽亚·吉拉德和克里斯·埃文思。

作者的话

那天我刚刚签署了写作这本书的合同，有两封信就放在了我的书桌上，为我展开了一扇窗口，让我看清了在这份合同背后我的政治根基。

第一封来自艾伦·布朗特，他是我在昆士兰西部朗瑞迟的老朋友。虽然信里的内容不是很生气的，但从他对那台新买的时髦电脑的责骂中，可以感受到一定的不耐烦情绪。他想和我谈谈他所深爱的工党的新领袖陆克文。

我认识艾伦是在很早以前，我当时辞去了在昆士兰西南部牧场的杂工，跑到最北边参加了剪羊毛的队伍。艾伦是个压毛装箱工，身材结实健壮，写一手很好的山林诗歌，还是朱丽亚河的中级重量拳击冠军——一个我身边有用的朋友。他是位传统的旧式工党人物，是亨利·劳森、杰克·伦敦和阿普敦·圣克莱尔一类的理想主义者。

剪完羊毛，我们把厚重膨胀的羊毛粗粗地摆成一个大圈，把艾伦的拳击手套给吹鼓了，然后开始练一场，直打到汗水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或者我鼻子里的血流得太冲了，才算罢休。傍晚吃过晚饭，我们坐在门廊上，在草场上到处闪烁着跳跃的冥冥幽火中，分享着对方的远大志向。

这一期活干完之后，我们就分手了。从此我们很少见面，但常常写信给对方。我们的信件成了一个私人的年鉴，记录着我们个人命运的改变和我们国家的历史变迁。多少年之后，艾伦离开了工作

棚，在离郎瑞迟牛仔名人大厅不远处开办了“班纠^①内地剧场和羊毛棚”。在那儿，他给人讲从前的故事，给人表演剪羊毛，给人朗诵他写的诗歌，给人提供最高级的食物。他对工党的传统从来没有丝毫动摇过。

我重返学校，一边在大学学习，一边在布里斯班的《快递邮件报》当见习生。22岁那年，我南下到《岁月报》工作，从那儿被派到了堪培拉，在联邦国会记者局为报社工作。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机会出现了，我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伟大人物——副总理及澳大利亚乡村党的领袖约翰·麦克欧文的新闻秘书。我对这一机会毫不犹豫，我年轻的妻子文迪也同意我的决定。

我新的工作岗位上不过几个星期，总理黑洛伊德·侯尔特在查维埃特海滩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麦克欧文成了总理。突然之间，我成了闪光灯下的人物，尽管我的身上仍带着明显的牧场杂工和剪羊毛者的气息。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间。新总理约翰·高顿上台后，给予了麦克欧文在联合党内前所未有的权力。在那个缺少人手的副总理办公室里，我们总像是在跑400米竞赛，可终点线则一直往后移。

艾伦的信件帮助我重新确定政治立场。他担心我的灵魂会被反工党力量——那些联合党里“得意忘形的资本主义者”和“顽固的反动派们”捉去。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尽管我当时的动机主要是对麦克欧文这个人的忠诚，一直到四年以后麦克欧文退休，我始终保持着这份忠诚，而不是对他的保守派事业的忠诚。事实上，作为一个年轻人，正是这份和一位老政治右派紧密工作在一起的经验，让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使我不再幻想。

当时的工党不再有吸引力。在所有的国会议员中，我找到的唯一的朋友是自由党的吉姆·基伦。他以前也是昆士兰牧场工人，曾经非常出名地“光着屁股在康德玛河”游泳。

于是，当四年之后麦克欧文退出政治舞台时，我也离开了。我

① 班纠·皮特森是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著名诗人。（译者注）

到了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工作。在那儿的五年里，我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制作了纪录片并开始写作。五年后，我带着一个很有朝气的家庭和一份联邦文学研究员基金，回到了波涛拍岸的新南威尔士州南海岸白特曼斯海湾。

在那儿，我发表了半自传性的小说《昆士兰人》，一本政治小说《纸做的城堡》和《新闻前线》（让我非常高兴的是，电影导演飞利浦·瑙伊斯说这本书“比剧本还好”）。这以后，我又获得了一份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校研究员基金，又在《新闻简报》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为了儿子们上学的问题，于20世纪80年代返回了堪培拉。在堪培拉我写了更多的书，包括《陪审团员》。^①我于1990年重新加入记者队伍，在《堪培拉时报》度过了13年高产快乐的时光。

我在《堪培拉时报》上的政治专栏似乎很有纪念性。因为到了2006年，我已经三年没有给报纸写过一个字。我和朋友彼得·汤普森合作，为一位了不起的澳大利亚记者写了传记《中国的莫理循》。接下来又自己撰写了澳大利亚丛林土匪弗兰克·伽第纳尔的传记《血中之火》。最近的一本是《杰卡 VC——澳大利亚的英雄》。

可是我桌子上的第二封信——发表在《堪培拉时报》上的读者来信却有不同的说法。

它是这么开始的：“好吧，那个罗伯特·麦克林，那个霍华德的头号憎恨者，现在要给陆克文写传记了……”

霍华德在鲍·基廷之后接替了政权。我那时想，这个国家在一两年之内接受一剂平庸的、具有恢复性的滋补品也未尝不是件坏事。当他在阿瑟港大屠杀事件后，坚决进行枪支控制时，我和全国人民一起为他鼓掌叫好。

但在这以后，政治机会主义在奸诈背叛的伴随下出现了。从“非核心承诺”，到 Tampa 挪威船和“孩子被扔到海里”事件，我开始意识到，他表象掩盖下的平庸远超出了我的怀疑。当霍华德向一位明显不胜任的美国总统溜须拍马时，当他无视大卫·黑克斯这

① 这本书的内容是根据已去世的律师弗兰克·伽尔伯利的想法而来。

样的澳大利亚公民的权力，任其在美国设在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单独囚禁中慢慢发疯时，我的愤慨日益增强了。

其他的丑闻和令人不能容忍的事件越积越多——小麦出口局在霍华德的鼻子底下给萨达姆·侯赛因三个亿的回扣；他那极端过分的“劳工选择法”（艾伦为此气疯了）；他的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他玩世不恭地把原子裂变引进气候变化的辩论中。而这居然是被澳大利亚人四次选为总理的人。我气愤、狂怒、沮丧，随便你怎么形容……

这之后，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乐观，我开始这么感觉：霍华德掌权已经十年，他的路已走到了尽头；他在保护澳大利亚国际安全上，由于他对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的忠心耿耿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遭到恐怖主义的袭击。

由于银行利息的上涨，他那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也被抵消。这还不算最坏的，他的政府在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也都没有尽到职责。

人们还突然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威胁不是假的，尽管霍华德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因此他所谓保持现状的功绩也自行消失。

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上，我认为正处在破裂的过程中。霍华德仍然是政治背景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只能在往回看的时候才能找到他。在国家政治这一奇怪而且深奥的领域里，他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过时了的人。是该有一个变化了。

可是遗憾哪！埋头苦干的肯姆·比兹利已经在选民当中失去了吸引力。工党或许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但比兹利则像一个胖胖的学校男孩，始终落在后面。在大选中他会看上去、听上去都像一个双料失败者。而在政治领域里，赢，是一切。

就在这时发生了党内领导人变动，空气中一下子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可能性。艾伦在郎瑞迟为此兴高采烈。他对陆克文在朱丽亚·吉拉德的陪伴下走上领袖席位的情形如此评论道：“作为一个从未改变过的浪漫的工党终身成员，我觉得有希望了，因为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工党右派和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工党左派仍能在当今的国会里

组成一股正派的力量，把人们从得意忘形中唤醒。

“让陆克文和吉拉德的队伍联合起来吧。再一次重写我们传说中的梦想，通过真理和正义取得和平。”

何等令人激动的情怀！但是平心而论，当时我对陆克文还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对朱丽亚·吉拉德也如此。陆克文绝对是聪明、说话有条理、举止文雅。但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对他那自信的基督教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缺乏经验，而且不具备从祁弗利到鲍勃·霍克很多过去的老工党领袖的那种平易近人的性格。

很显然，一连串的工党领袖——克润、莱森姆还有比兹利，都欣赏陆克文的资质和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专业知识。他也很善于在电视上亮相，令人愉快地自我调侃，还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幽默。他在昆士兰政府里的业绩也很让人佩服。但是这一切加在一起就能保证他是能够带领澳大利亚走入21世纪——勇敢的新世纪的人吗？我尚未被说服。

但是，但是……在我们有过一样的背景中，有几件事打动了我的心——两个昆士兰人跑到南方来，在第一个可能性中寻找机遇；两个同是在国立大学学习亚洲语言的人——他学的是中文，我学的是印尼文（尽管水平比他差得多）；都是学校里的高材生；都有过乡村生活的经验；都激烈地相信霍华德走的路是错的。

通过我的朋友和地方议员鲍勃·麦克马伦，我去寻求陆克文的合作。非常高兴的是，他读过我写的莫理循的传记。

“艾伦，”我写道，“我有一条新闻要告诉你……”

无论如何，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发现、探索这位想当总理的人的性格和使命，这是我无限的荣幸。在此我感谢我的代理人皮帕·梅森，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琳，才华横溢的翻译毕熙燕，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儿子罗伯和本，还有我那非常出色的妻子文迪。没有他们的宝贵帮助，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罗伯特·麦克林

2007年12月8日